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三十八回 替主鳴冤攔輿告狀 因朋涉險寄柬留刀

且說白玉堂將兩墨扶起，道：「你家相公在那裡？」賈牢頭不容兩墨答言，他便說：「顏相公在這單屋內，都是小人們伺候。」白五爺道：「好。你們用心服侍，我自賞賜。」賈牢頭連連答應幾個「是」。此時兩墨已然告訴了顏生。白五爺來至屋內，見顏生蓬頭垢面，雖無刑具加身，已然形容憔悴。連忙上前執手道：「仁兄，如何遭此冤枉？」說至此，聲音有些慘切。誰知顏生毫不動念，說道：「嗟！愚兄愧見賢弟。賢弟到此何幹哪？」白五爺見顏生並無憂愁哭泣之狀，惟有羞容滿面，心中暗暗點頭，誇道：「顏生真英雄也。」便問：「此事因何而起？」顏生道：「賢弟問他怎麼？」白玉堂道：「你我知己弟兄，非泛泛可比。難道仁兄還瞞著小弟不成？」顏生無奈，只得說道：「此事皆是愚兄之過。」便說：「繡紅寄柬，愚兄並未看明柬上是何言詞。因有人來，便將柬兒放在書內。誰知此柬遺失。到了夜間，就生出此事。柳洪便將愚兄呈送本縣。後來虧得兩墨暗暗打聽，方知是小姐一片苦心，全是為顧愚兄。愚兄自恨遺失柬約，釀成禍端。兄若不應承，難道還攀扯閹閣弱質，壞他的清白？愚兄惟有一死而已！」

白玉堂聽了顏生之言，頗覺有理。復轉念一想，道：「仁兄知恩報恩，捨己成人，原是大丈夫所為。獨不念老伯母在家懸念乎？」一句話卻把顏生的傷心招起，不由得淚如雨下。半晌，說道：「愚兄死後，望賢弟照看家母。兄在九泉之下，也得瞑目。」說罷，痛哭不止。兩墨在旁也落淚。白玉堂道：「何至如此。仁兄且自寬心。凡事還要再思，雖則為人，也當為己。聞得開封府包相斷事如神，何不到那裡去伸訴呢？」顏生道：「賢弟此言差矣。此事非是官府屈打成招的，乃是兄自行承認的，又何必向包公那裡分辯去呢？」白玉堂道：「仁兄雖如此說。小弟惟恐本縣詳文若到開封，只怕包相就不容仁兄招認了。那時又當如何？」顏生道：「書云：『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』況愚兄乎？」

白玉堂見顏生毫無回轉之心，他便另有個算計了。便叫兩墨將禁子牢頭叫進來。兩墨剛來到院中，只見禁子牢頭正在那裡嘍囉喳喳，指手畫腳。忽見兩墨出來，便有二人迎將上來，道：「老兩呀，有什麼吩咐的嗎？」兩墨道：「白老爺請你們二人呢。」二人聽得此話，便狗顛屁股垂兒似的跑向前來。白五爺便叫伴當拿出四封銀子，對他二人說：「這是銀子四封；賞你二人一封，俵散眾人一封，餘下二封便是伺候顏相公的。從此顏相公一切事體，全是你二人照管。倘有不到之處，我若聞知，卻是不依你們的。」二人屈膝謝賞，滿口應承。

白五爺又對顏生道：「這裡諸事妥協。小弟要借兩墨隨我幾日，不知仁兄叫他去否？」顏生道：「他也在此無事。況此處俱已安置妥協，愚兄也用他不著。賢弟只管將他帶去。」誰知兩墨早已領會白五爺之意，便欣然叩辭了顏生，跟隨白五爺出了監中。到了無人之處，兩墨便問白五爺道：「老爺將小人帶出監來，莫非叫小人瞞著我家相公，上開封府呈控麼？」一句話問得白五爺滿心歡喜，道：「怪哉，怪哉！你小小年紀竟有如此聰明，真正罕有。我原有此意，但不知你敢去不敢去？」兩墨道：「小人若不敢去，也就不問了。自從那日我家相公招承之後，小人就要上京內開封府去。只因監內無人伺候，故此耽延至今。今日又見老爺話語之中，提撥我家相公，我家相公毫不省悟；故此方才老爺一說要借小人跟隨幾天，小人就明白了是為著此事。」白五爺哈哈大笑道：「我的意思，竟被你猜著了。我告訴你。你相公入了情魔了，一時也化解不開。須到開封府告去，方能打破迷關。你明日到開封府，就把你家相公無故招承認罪原由申訴一番，包公自有斷法。我在暗中給你安置安置。大約你家相公就可脫去此災了。」說罷，便叫伴當給他兩銀子。兩墨道：「老爺前次賞過兩個銀子，小人還沒使呢。老爺改日再賞罷。再者小人告狀去，腰間也不好帶多帶銀子。」白五爺點頭道：「你說的也是。你今日就往開封府去，在附近處住下。明日好去申冤。」兩墨連連稱「是」。竟奔開封府去了。

誰知就是此夜，開封府出了一件詫異的事。包公每日五更上朝，包興李才預備伺候，一切冠帶袍服茶水羹湯俱各停當，只等包公一呼喚，便諸事整齊。二人正在靜候，忽聽包公咳嗽，包興連忙執燈，掀起簾子，來至裡屋內。剛要將燈往桌上一放，不覺駭目驚心，失聲道：「哎喲！」包公在帳子內，便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包興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刀……刀……刀呀？」包公聽見，急忙披衣坐起，撩起帳子一看，果見是明晃晃的一把鋼刀橫在桌上，刀下還壓著柬帖兒。便叫包興：「將柬帖拿來看。」包興將柬帖從刀下抽出，持著燈遞給相爺。一看，見上面有四個大字寫著「顏查散冤」。包公忖度了一會，不解其意，只得淨面穿衣，且自上朝，俟散朝後再慢慢的訪查。

到了朝中，諸事已完，便乘轎而回。剛至衙門，只見從人叢中跑出個小孩來，在轎旁跪倒，口稱「冤枉」。恰好王朝走到，將他獲住。包公轎至公堂，落下轎，立刻升堂。便叫：「帶那小孩子。」該班的傳出。此時王朝正在角門外問兩墨的名姓，忽聽叫「帶小孩子」，王朝囑咐道：「見了相爺，不要害怕，不可胡說。」兩墨道：「多承老爺教導。」王朝進了角門，將兩墨帶上堂去。兩墨便跪倒，向上叩頭。

包公問道：「那小孩叫什麼名字？為著何事？訴上來。」兩墨道：「小人名叫兩墨，乃武進縣人。只因同我家主人到祥符縣投親……」包公道：「你主人叫什麼名字？」兩墨道：「姓顏名查散。」包公聽了顏查散三字，暗暗道：「原來果有顏查散。」便問道：「投在什麼人家？」兩墨道：「就是雙星橋柳員外家。這員外名叫柳洪，他是小主人的姑夫。誰知小主人的姑母三年前就死了，此時卻是續娶的馮氏安人。只因柳洪膝下有個姑娘名柳金蟬，是從小兒就許與我家相公為妻。誰知柳洪將我主僕二人留在花園居住，敢則是不懷好意。住了才四天，那日清早，便有本縣的衙役前來把我主人拿去了。說我主人無故將小姐的丫鬟繡紅掐死在角門以外。回相爺，小人與小人的主人時刻不離左右。小人的主人並未出花園的書齋，如何會在內角門掐死丫鬟呢？不想小人的主人被縣裡拿去，剛過頭一堂，就滿口應承，說是自己將丫鬟掐死，情願抵命。不知是什麼緣故？因此小人到相爺臺前，懇求相爺與小人的主人作主。」說罷，復又叩頭。

包公聽了，沈吟半晌，便問道：「你家相公既與柳洪是親戚，想來出入是不避的了？」兩墨道：「柳洪為人極其固執。慢說別人，就是續娶的馮氏也未容我家主人相見。主僕在那裡四五天，盡在花園書齋居住。所有飯食茶水，俱是主人進內自取，並未派人服侍，很不像親戚的道理。菜裡頭連一點兒肉腥也沒有。」包公又問道：「你可知道小姐那裡，除了繡紅還有幾個丫鬟呢？」兩墨道：「聽得說小姐那裡，就只一個丫鬟繡紅，還有個乳母田氏。這個乳母卻是個好人。」包公忙問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兩墨道：「小人進內取茶飯時，他就向小人說：『園子空落，你們主僕在那里居住須要小心，恐有不測之事。依我說，莫若過一兩天，你們還是離了此處好。』不想果然就遭了此事了。」包公暗暗的躊躇道：「莫非乳母曉得其中原委呢？何不如此如此，看是如何。」想罷，便叫將兩墨帶下去，就在班房裡聽候。立刻吩咐差役：「將柳洪並他家乳母田氏分別傳來，不許串供。」又吩咐：「到祥符縣提顏查散到府聽審。」

包公暫退堂，用飯畢，正要歇息。只見傳柳洪的差役回來稟道：「柳洪到案。」老爺吩咐：「伺候升堂。」將柳洪帶上堂來，問道：「顏查散是你甚麼人？」柳洪道：「是小老兒內姪。」包公道：「他來此作甚麼來了？」柳洪道：「他在小老兒家讀書，為的是明年科考。」包公道：「聞聽他與你女兒自幼聯姻，可是有的麼？」柳洪暗暗的納悶，道：「怨不得人家說包公斷事如神。我家裡事他如何知道呢？」至此無奈，只得說道：「是從小兒定下的婚姻。他來此一則為讀書預備科考，二則為完姻。」包公道：「你可曾將他留下？」柳洪道：「留他在小老兒家居住。」包公道：「你家丫鬟繡紅，可是服侍你女兒的麼？」柳洪道：「是從小兒跟隨小女兒，極其聰明，又會寫，又會算，實實死得可惜。」包公道：「為何死的？」柳洪道：「就是被顏查散掐喉而死。」包公道：「什麼時候死的？死於何處？」柳洪道：「及至小老兒知道已有二鼓之半。卻是死在內角門以外。」包公聽罷，將驚堂木一

拍，道：「我把你這老狗，滿口胡說！方才你說，及至你知道的時節已有二鼓之半，自然是你的家人報與你知道的。你並未親眼看見是誰掐死的，如何就說是顏查散相害？這明明是你嫌貧愛富，將丫鬟掐死，有意誣賴顏生。你還敢在本閣跟前支吾麼？」柳洪見包公動怒，連忙叩頭，道：「相爺請息怒，容小老兒細細的說。丫鬟被人掐死，小老兒原也不知是誰掐死的。只因死屍之旁落下一把扇子，卻是顏生的名款；因此才知道是顏生所害。」說罷，復又叩頭，包公聽了，思想了半晌：「如此看來，定是顏生作下不才之事了。」

又見差役回道：「乳母田氏傳到。」包公叫把柳洪帶下去，即將田氏帶上堂來。田氏那裡見過這樣堂威，已然嚇得魂不附體，渾身抖衣而戰。包公問道：「你就是柳金蟬的乳母？」田氏道：「婆……婆子便是。」包公道：「丫鬟繡紅為何而死的？從實說來。」田氏到了此時，那敢撒謊，便把如何聽見員外安人私語要害顏生，自己如何與小姐商議要救顏生，如何叫繡紅私贈顏生銀兩等話說了：「誰知顏姑爺得了財物，不知何故，竟將繡紅掐死了。偏偏的又落下一把扇子，連那個字帖兒。我家員外見了氣得了不得，就把顏姑爺送了縣了。誰知我家的小姐就上了弔了。……」包公聽至此，不覺愕然，道：「怎麼柳金蟬竟自死了麼？」田氏道：「死了之後又活了。」包公又問道：「如何又會活了呢？」田氏道：「皆因我家員外安人商量此事，說顏姑爺是頭一天進了監，第二天姑娘就吊死了一況且又是未過門之女。這要是吵嚷出去，這個名聲兒不好聽的。因此就說是小姐病得要死，買口棺材來沖一沖，卻悄悄把小姐裝殮了，停放在後花園敞廳上。誰知半夜裡有人嚷說：「你們小姐活了，還了魂了。」大傢伙兒聽見了，過去一看，誰說不是活了呢。棺材蓋也橫過來了，小姐在棺材裡坐著呢。」包公道：「棺材蓋如何會橫過來呢？」田氏道：「聽說是宅內的下人牛驢子偷偷兒盜屍去。他見小姐活了，不知怎麼，他又抹了脖子了。」

包公聽畢，暗暗思想道：「可惜金蟬一番節烈，竟被無義的顏生辜負了。可恨顏生既得財物，又將繡紅掐死。其為人的品行，就不問可知了。如何又有寄柬留刀之事，並有小童兩墨替他伸冤呢？」想至此，便叫：「帶兩墨。」左右即將兩墨帶上堂來。包公把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好狗才！你小小年紀，竟敢大膽蒙混本閣，該當何罪？」兩墨見包公動怒，便向上叩頭道：「小人句句是實話，焉敢蒙混相爺。」包公一聲斷喝：「你這狗才，就該掌嘴！你說你主人並未離了書房，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內角門以外呢？講！」

不知兩墨回答些甚麼言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